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 滿江紅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 滿江紅

张恨水——著



张恨水文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江红: 张恨水文集 / 张恨水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2

(锦绣文丛·百年经典)

ISBN 978-7-201-08548-7

I . ①满… II . ①张… III . ①章回小说—中国—现代  
IV . ① I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74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黄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mailto:tjrmcbs@126.com)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5 印张 字数: 300 千字

定价: 26.80 元



滿江紅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賞月渡長江吟聯少女聞弦過野寺笑接狂生 | 001 |
| 第二回  | 聚謔求凰各爲種玉計詳猜遺帕獨作訪珠游 | 006 |
| 第三回  | 一雨作絲牽情天不老三杯添晚醉萍水无猜 | 012 |
| 第四回  | 旭日同看相知人欲去荒齋獨守前度客还來 | 018 |
| 第五回  | 安步當車香尘留艳迹逢場作戲灯影罩疑团 | 023 |
| 第六回  | 惊异遇歌場忽明真相談笑歸客舍莫抑悲怀 | 029 |
| 第七回  | 半夜款香巢突聞快語清晨過老圃幸遇知音 | 034 |
| 第八回  | 高臥發狂吟心儀坡老清歌雜微笑座有周郎 | 039 |
| 第九回  | 窺艳笑遠來形諸梦寐惊心聞乍別訪遍舟車 | 045 |
| 第十回  | 杯酒兩忘嫌各傾肺腑百金一點曲共駭听闻 | 051 |
| 第十一回 | 俗客易招馳驱凭片紙骄花難犯褒贬托微波 | 057 |
| 第十二回 | 婉轉陳詞通函勸撒手佯狂發笑記事話傷心 | 063 |



第十三回

隔戶听歌声回車有意登場賣愛物注目堪怜

068

第十四回

歸去囊空問款疑寒士邀來夜永拈鬮奪美人

074

第十五回

无日不來輕車馳小徑有聞必錄快鏡窃芳顏

080

第十六回

衣飾岂无懈婉商求友絲蘿非有托快拒藏娇

086

第十七回

貧境不堪嗙声别酒肆迷途未遠破曉遇農家

091

第十八回

未免有情携琴彈樹下可以无憾沽酒醉灯前

097

第十九回

努力見交情暗中買画建功藉藝術高格酬金

103

第二十回

路上一相逢突成大錯筵前同笑謔漸見深情

108

第二十一回

藏币走倉皇奔車逐迹明灯照戰栗惊鳥投怀

114

第二十二回

灯下話余惊共消長夜案中藏秘計對質公庭

120

第二十三回

不作夫妻何須假兄妹果爲藝術自有好評章

126

第二十四回

作事有終解鈴还鑽石怀才不遇困腹啜瓜羹

132

第二十五回

貧賤擇交難冷嘲熱諷激昂變態易淺笑深顰

138

第二十六回

偉大規模謁陵論豪杰逍遙伴侶訂約訪湖山

144

第二十七回

突逢學子來翩翩可喜善爲美人役脉脉鐘情

150

第二十八回

游棹夕陽中湖光繪影并肩白堤上夜色宜人

156

第二十九回

无可奈何留書權作別似曾有意置酒即催眠

162

第三十回

床下負荆時見机而作湖邊聚首處有約不來

168

第三十一回

賣画受飢驅忽成上客解囊壯醉色更遇高人

173

第三十二回

舊好不忘午酌酣茗話堅歡可拾陋室涩游蹤

178

第三十三回

吹笛引新俦開怀道故聞琴過舊地却步羞前

184

第三十四回

交絕轉圜時登山痛哭情參还壁后拍手惊呼

190

第三十五回

填海有有心人追芳迹往負荆无術函約怨声回

196

第三十六回

情敌恰相逢強顏握手恩人何忍害儲藥回心

201

第三十七回 交友可无猜 冤召面謝 作妾原不添盛惠 心儀

207

第三十八回 救急筵前新郎甘假冒 約逃海外舊雨何能忘

212

第三十九回 雨道奔忙可怜一路哭 火船赴難忽憶滿江紅

217

第四十回 酒醒夢回江中船不見 曲終人渺天上月依然

222



第一回

赏月渡长江吟联少女  
闻弦过野寺笑接狂生

这是一个四月天气的黄昏，暮色苍茫之中，浦口铁路两旁的电灯，已经明亮起来。在灯光下，照见旅客如潮涌一般，由火车上跳下月台。月台上迎接旅客的人，搬运行李的运夫，检查行李的军警，却又迎面赶了去，于是在人头攒动的空间，发出一种哗啦哗啦的人语声浪。作旅客的，不必受什么来往人的拥挤，只是这一片喧哗声浪，就可以让他心慌意乱，不知所措。

在这众客如潮的里面，有一位由济南来此的青年旅客，左手提了籐篮，右手提了小提箱，横了身子，只管在人群中挤。右手的箱子，提着上了前，左手的篮子，却让后面的人夹住了，拿不出来。极力的向前一扯，又撞到了前面的一个人，只得赔着笑脸，和人道歉，说了一声劳驾。这劳驾二字，不是南京人口语，也不是南方任何一省人的口语，只这两字，可以知道他是北省人，纵然不是北省人，也是在北方多年的人了。原来他原籍是广东新会，四岁的时候，随着他父亲游宦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都走遍了。成人之后，他父母都去世了，他就靠着向来能画几笔画，在济南中学，当了两年的图画教员，聊以糊口。为了他身世的不幸，和他生性的洒脱，又加之以艺术的陶养，不知不觉走入浪漫一流。在济南教育界，没有人不知道画疯子于水村的。他在济南过了两年粉笔生活，自己烦腻起来。恰好是学生们闹着校长风潮，他就趁了校中无人管理的机会，也不用和哪个辞职，简单的带了两件行李南下，第一要看看南京的朋友，第二也要西游庐山，东游西湖，添些图画资料。当他到了浦口，看到火车上下的人：竟是如此的拥挤，觉得南京的繁盛，确是与平常都会不同，这回不会白来，总可以增长许多见识。

他正如此想着，忽然籐篮上噼啪让人踢了一脚，接着喊道：“放下放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三四个军警，拦住了去路，正在人群中检查行李。水村料是闯不过去，只得一弯腰将东西放下。他刚是一弯腰，后面一只大网篮向前一撞，撞得头向前一伸，人几乎要栽了过去。两手赶快向前一撑，就撑在一个人身上，并未倒下去。一看那人，穿了一件米色的夹斗篷，原来是个女子；未免过于孟浪，连忙低了头，蹲着身子，就去开箱子。他面前是一兵一警，兵正在检查一个人的箱子，警士却拦住两个搬行李的不让走。水村开了箱子，许久也没有人来检查，手上搭的大衣，拖在地上，却让过来过去的人，踩了许多脚。正待站起，一只大箱子在头上扛了过去，几乎碰了一下。水村道：“老总请你快……”一句话不曾说了，后面人向前一挤，这回挤得真倒了，两手向开了的箱盖子上按一下，箱子一翻，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倒在地上。那兵士手一挥道：“快走！快走！”给了他两张印着验讫字样的纸片，又用脚踢了一踢箱子，连喊道：“走走。”

水村将地上的东西向箱子里一阵乱塞，箱子盖一合，手里提着，还不等他开步，后面的人，已经拥着他向前走了。他两手提了箱篮，夹在人堆里，向前走了去，好容易走出站台。在疏爽的空气里，清凉了一阵，接着又挤上轮渡的趸船。趸船的跳板既窄，而且又是由上向下，行人不能不慢，这后面要上船的，如狂风暴雨一般的挤着向前。水村两只脚已不能听自己的命令，两手拿了行李，又不能左右撑扶，索性听其自然，让人挤去，这倒很方便，一下就挤上了趸船。在趸船上的人挤得透不过气来，闷了许久，这才有渡轮到了。眼看渡轮上的人，从另一方面跳板上登了岸，这趸船上渡轮的栅栏门方始开了。这栅栏门，也不过三尺宽，上千旅客，要由这里挤上轮渡，这不是潮涌了，乃是榨油。水村拚命地挤上了轮渡，见旅客舱里，人已塞满，这就不打算进舱，在船舷上将箱子提篮放下。靠了舱门板，将西服领子提了一提，一阵凉风吹入怀来，精神为之一爽，于是蹲着将箱子里的东西，整理了一番，锁上了暗锁。站起来时，船身有些晃动，原来船已开动了。这时向前一看，一片大江，东西不见边，由天底下来，流到天底下去。东头一轮盆大的月亮，拦住了江流，悬在上一片白的中间，那月亮虽然不动，江中的白浪，在月下流动着，现出一道银光，只管一闪一闪，好看极了。向北看看下关，许多灯火，高高低低，分出人家来。在灯火后面，隐约的现出一座青暗暗的狮子山来。

水村看得正出神，忽然身边有个女子声音道：“这月亮底下的江景真好。你看那一只船在月亮底下飘荡着，好像一幅画一样，仿佛我就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一幅画呢。”水村第一个感觉，连忙向舷外看去。果然见一只小船，扯着十成满的布帆，远远背着月亮而去。第二个感觉，便想到这女子说话，很是不俗，是个什么人？回头一看，这女子穿了米色的斗篷，头上簇拥半勾式的烫发，瓜子脸儿，溜圆漆黑的眼珠，敷粉之外，还点有胭脂，很有些丰致。斗篷里面，是一件葡萄点的花旗衫，在衣襟上，插了一支自来水笔。看那样子，不像是大家闺秀，也不是像风尘中人物，究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想起刚才在车站扶了一个女子一把，那女子也穿了米色的



斗篷，大概就是她，这可别让人家发觉了，便掉过头去看江景。看到江头月色摇动，随口将成诗吟了一句“月涌大江流”。停了一停，那女子却也吟了一句千家诗“月光如水水如天”。水村不觉心里一跳，她倒有心和我说话？回转头来又一看，只见她右手两个指头夹了一根卷烟，弹了一弹灰，交给身边一个老妇人，撮着嘴唇，嘘出一口烟来。水村心想，若是一个女学生，不会在这种地方抽烟的，这不见得是个上等人物的了，然而她刚才念了一句千家诗，似乎也不是一种普通女子。要说她是旅客，她又没带着行李。那一个靠她站住的老妇人，衣服虽然半新旧，也是一件黑绸长夹衫，决不是佣仆，但也不像是母亲。那有女儿这般华丽，母亲那样朴素呢？恰是怪事，她们又并不曾带着行李，也不像出门的样子。心里只管这样想着，眼中可就偷看了人家几次。

忽然后面一阵喧哗，船到了下关了。这时，水村鉴于刚才浦口那样受挤，不愿跟着人丛走，提了手提箱，三脚两步，就抢上行人的前面，由跳板上跑上了趸船。但是他到趸船上的时候，后面的人，也蜂拥而来，又抢着跑上了码头。可是自己一上码头之后，自己发现把那只提篮丢了，那提篮里面，虽没有什么值钱之物，但是零用东西，都是不可少的。手边钱并不多，到南京重新来制上一套，事实上是不可能，只有到轮渡上去找去。正待动脚，看看趸船上下的人，一层压着一层，也万不能挤上去。在这种纷乱情形之下，就是挤到轮渡上去了，未必还能找着那提篮，这也只好罢了。手上提了一只箱子，沿着江边，无精打采的走着。

那江岸马路上的车夫挑夫，四处兜揽旅客生意，见水村走走又看看，似乎是个新来的旅客，两个挑夫，一个人扛着一根扁担，上面拴了一串麻索，将扁担横着一拦，叫道：“先生，到那里？我挑了去。”一个穿黑衣的人，将一顶盆式呢帽向后翻着戴了，两手将挑夫二边一分，伸着头，用手指了水村道：“先生，进城吗？路还远得很罗，坐我们的汽车去，好不好？”挑夫道：“说好了，我们送了去。”汽车夫道：“你讲什么鬼话？人家一只提箱，倒要你两个人挑了去？”正纠纷着，又伸过两个头来，叫道：“坐黄包车罢。”立刻之间，水村让这一班欢迎的工友包围了。水村道：“过去！过去！什么人也不要。你们不要揽生意，我是个穷光蛋。”

忽然后面有人叫道：“在这里了，在这里了。”水村回头一看，正是在轮渡上遇到的那个女子，那老妇人紧紧在后跟随着，提了那个籐篮。水村还不曾说话，那老妇将篮子提到面前，笑道：“先生，这是你的篮子吗？”水村道：“哎哟！真是多谢得很，我急于要下船，把篮子就丢了，难得老太给我送了来。”那些挑夫车夫，听他所说，出门的人，会丢了行李，这人对于江湖上的事情，至少有八成外行，便又挤上前，这个喊我拉去，那个喊我送去。水村笑了起来道：“朋友，你们是今天生意不大好吧？怎么只管来包围我。我花不起多少钱的，就是把我这只箱子和篮子全送给你们，你们也不够喝一餐酒。”那些工友们听他如此说，都哈哈笑了。那个女子站在身后，也微微的笑道：“这些人，实在也淘气。人家不愿要人送，何必去勉强人家。”水村听了她出来解围，心中倒是一喜，便装出要问不问的样子道：“这



到清涼山的夕照寺去，不知道有多少路？”那女子已走上前两步了，便望了那老妇人微笑道：“那地方多荒涼呀，晚上能去吗？”那老妇人道：“就是白天去，那地方也没有人家的。”水村道：“我也听说那地方像乡下一样，倒不料是真的。”那女子道：“那地方晚上是找不着人家的，不如今夜在下关歇了，明天再进城。”水村点着头道：“多谢姑娘指教，我就这样办了。”那女子原是半向着水村说话，半向着老妇说话，水村和她道谢，她才将脸正式对着水村点头一笑。水村经人家送还了提篮，正想问那老妇人贵姓。那老妇人已是对女子道：“前面有辆野鸡车子在等客，我们赶上去罢。”于是这二人匆匆的就走了。

水村所站的地方，正有一家客棧，面江而开。心想晚上去找朋友投宿，本来不便当，加之所要到的地方，又说是很荒涼的，那么，照着那位女士的话，在客棧里先休息一晚，是妥当些。于是提着行李，就在这客棧里投宿。第二天且不带东西，先空了手进城。进城之后，问明了路径，果然离开交通便利的大路，穿过一片野竹林子，和些零碎的菜园，就走上一道小山岗子。这山岗子上长着一些乱草，乱草里随着几棵小树。山下却是一凹稻田，对面小山岗子下，有几户人家。顺着这边山腰，一道很平坦的人行路蜿蜒深入前面山嘴里去。山嘴子那边，露出一截青苍的树林，似乎那地方有路可通。靠稻田的一边，有一路桑树，顺着风有一阵布谷鸟的声音，吹了过来，叫着“割麦栽禾，割麦栽禾”。人走到这里，决计想不到这就是南京，仿佛是到了乡下来了。心里想着梁秋山夫妇，难道就住在这种地方？这里交通很不便的，于他们的生活，不发生阻碍吗？

心里一面犹豫，一面走着，忽然一阵叮叮冬冬的声音，在沉寂的空气里吹过来。听那声音，好像是琵琶响，这种乱草空山，那里会有这种雅奏，这不由人不惊异起来。站在风头上，侧着身子，静静一听，果然是有一人弹琵琶，那声音紧一阵，缓一阵，非常的动人。急的时候，如狂风暴雨，缓的时候，如小石鸣泉，一定是琵琶名手，决非出之平常街头唱曲人所作，听了这琵琶声，把来作什么的，都一齐忘了，只管顺了声音的出发点，跟了上去。走到近前，已经转过了一座小山嘴子，面前忽然现出一片平地，地上有一片冬青树的林子，造出幽涼的绿荫，映着四周的草地。树林深处，一堵红墙，有门面西而开。穿过树林一看，门上有匾额，正是“夕照寺”三个大字。怪不得了，这种地方那有这种声音，原来是梁秋山在这里作乐。我突然冲进庙去和他见面，他可要惊异一下子。于是悄悄地进了庙门，正待向里面走，却有一个人，腋下夹着琵琶，笑嘻嘻的走将出来。那人约莫有三十岁，头上戴一顶呢帽，一直罩到眉毛头上来。身上穿一件蓝布大褂，洗得都有点变白色了。看他帽子下面，露出一截蓬乱的头发，配着他清瘦的面庞，是个清贫而不好修饰的人。自己远看以为是秋山，这才知道错了。他见一个西服少年匆匆而来，只管打量他，他也有些惊异的样子，便站住脚，望了一望。水村笑道：“弹得好琵琶呀，怎么不弹了？”那人笑道：“你老哥怎么知道我弹得好琵琶？我是个卖唱的。”水村道：“卖唱要什么紧，凭了本事卖钱，一不偷，二不抢，三不诈欺。我也是个卖画的，我就不小



看我自己。”那人笑道：“你莫不是由济南来的于水村？”水村点头说是。他就伸了手出来，和水村握了几握，笑道：“我听得秋山说，阁下要来，日内准到。我一听你的口音，和你的情形，就猜定了你是那位浪漫的大艺术家。你不知道秋山有个音乐大家的朋友吗？那就是我。我叫莫新野，全南京城里人都崇拜我到五体投地，我去拜访阔人，阔人都不敢见我，我这叫布衣可以做王侯。”说着，牵了一牵自己蓝布大褂的衣襟，接着，哈哈大笑起来。他正笑着，身后有人道：“在新朋友面前狂吹，不知道有老朋友在一边听着吗？”水村向里看时，也是一位西装朋友，手上提了一个照相匣子，从庙里走出来。他倒是个漂亮青年，只是嘴上唇多了一撮小胡子。他的盆式帽子，有点和莫新野不同，却是歪戴在右边的。莫新野就笑道：“我来介绍罢，这也是艺术大家，摄影圣手，一天能用五打胶片的李太湖先生。这一位是新的大画家于水村先生。”李太湖笑道：“对于大画家，你就说是大画家，并不加以形容词。何以在寡人名字上，你却加上许多形容词，这也有什么理由吗？就是一天用五打胶片，这也是摄影人的常事，还提他一笔作什么？”莫新野道：“本来不用得提，但是因为你常有照五打胶片的梦，事实上一天能照五张胶片，你也心满意足了。我给你夸赞两句，你倒不愿意？”李太湖笑道：“总有一天，我有惊人的纪录发现出来，发一笔大财，买一打摄影机，大小镜头无所不有……”莫新野道：“不要说梦话了，我们应该引于先生去见老梁，让人家老朋友见面。”

于是他二人在前面引路，由庙后瘦竹林子里，钻过一道小石头路，出了林子，豁然开朗，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子，直抵西边山脚下。莫新野将肋下的琵琶，向空中一举，如摇摇鼓似的，连连摇了几下，叫道：“客来了，客来了，主人翁出来欢迎呀！”一棵桑树后面，有个人答道：“你们是什么事高兴？又来扰乱人家的文思，人家写着几个少年，正带着那个美人，坐在紫藤花下，向她求婚呢。”说着话，那人走出来，穿了灰布短旗衫，头上戴了一顶男子平顶草帽，手臂上挽了一大筐子桑叶。那蓬松的乱发，两鬓下垂，配着那清秀的脸儿，现着一层受日光的红晕，一笑，便露出那洁白齐整的牙齿。水村连忙一点头叫道：“秋华大嫂，两年不见，还是从前一样呀！”秋华将帽子取下，在脸边遮着日光，笑着哟了一声道：“果然贵客到了。”李太湖一举手道：“不要动，这个姿势太好，让我照一张。”莫新野道：“你有胶片吗？”李太湖一低头，将手摸了一摸照相匣子。秋华和新野都大笑起来，只在这笑声中，这正面半瓦半草的屋主人出来了。



第二回

聚谗求凰各为种玉计  
详猜遗帕独作访珠游

这屋子的主人翁梁秋山，是个小说家，靠着向上海各杂志各报馆卖稿为活。不过这种收入，却不大靠得住，因之就租得亲戚家山下一片菜园子，种些鲜花菜蔬，让伙计们挑到市上去卖，补助不足。这时他正在屋里撰稿，听到屋外一阵喧哗之声，赶快跑了出来。一见于水村，笑着迎上前，连忙抢着握手道：“果然来了，我们又热闹许多了。”于水村见他穿淡蓝的竹布长衫，已经变了白色。头上的黑发蓬得卷成云云堆，清秀的脸色，更少光彩了。因笑道：“秋山，你的景况不大好吧？我到这里来，恐怕要拖累你。”秋山笑道：“穷虽穷，你来了，房子有得住，饭也有得吃。太湖现正参与摄影比赛大会，据我想，头奖一定是他的，他有五千元的奖金，我们可以分些钱作衣服穿。你还怕什么？”太湖笑道：“你们总取笑我，有一天我的作品大成功……”新野笑道：“怎么样呢？打我们五百手心，警戒警戒。”太湖道：“我要把我所得的钱，完全拿出来，吃，喝，玩，大家闹个通量，出我这一口气。”新野笑道：“那我要吞一口吐沫了，不知道我胡子白了之后，能不能实现？”秋山道：“水村，你有些看不惯吧？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水村笑道：“你不记得我们同学的时候，我也是淘气的一分子吗？”

秋山笑着，手搭了他的肩膀，走进屋去。水村一看这屋子，前进是草屋，前门便是一个白木屏门。转过屏门，是个大天井，栽了两丛竹子。对过两间屋子，在窗户横头上，贴了黄色虎皮纸条，一边是“如是我闻”，一边是“空即是色”，这样就可以知道是音乐大家、摄影大家所住的屋子了。正中堂屋里，开了两个双窗户，里面陈设着简单的书案书架，似乎是大家工作的地方。再转过一个白木屏门，一字天

井后，有三间瓦屋，就是主人的内室了。屋子低得很，东首一架蔷薇，西首几棵芭蕉，都过了屋顶。台阶石头缝里，乱钻着秋海棠和虎耳草的叶子。由蔷薇架转过去，还有几间草房，是工人住室和厨房。水村道：“穷人家也布置得有点艺术化，但是都有人住满了，我住在那里？”秋山道：“上面这瓦屋子三间，我夫妻是分住的，你来了，我们可以合并，把西首那屋子让给你住。”新野的琵琶还未曾放下，将五个指头，哗啦一阵拨着，向毕女士秋华耸肩微笑道：“嫂子听见没有？”秋华微笑道：“听见了又怎么样？”说着，她提了一筐子桑叶，转进旁边草房去了。新野道：“于兄，你这次来得好，给了秋山一个莫大的机会。”秋山笑道：“你这种人，太岂有此理！当了我夫人的面开玩笑，设若将来你要结了婚，我一定不放过你。说到这件事，我倒要问问水村，别来三年，有了爱人没有？”水村笑道：“谁爱我这个穷光蛋？”梁秋山道：“你也该努力了，设若你有女朋友的话，可不能再放过。”水村道：“以往虽然有几个女朋友，都是事务上得来的，连平常的交际都谈不到，只有这次到南京来，我真得着一个女朋友，设若我有机会接近她，我很愿去努力。”说着话，秋山已经把他引进屋里。正中是大家的饭堂，秋华的房子垂下了门帘，这边秋山的屋子，也只设了一榻一桌两椅，壁上挂着他夫人一张大半身相。莫李二人，这时放下随身法宝，也到屋里来坐着。太湖道：“于兄，你说话若不是撒谎的话，你的手段太高明了，怎么到南京来，不满二十四小时，就会有朋友。我在南京七、八年了，南京几条大街，我闭了眼能走，又说得一口好南京语，怎么我会没有女朋友呢？我若是有了女朋友，老实不客气，我就把她作为对象。不瞒你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也该结婚了不是？”说着，头歪着搭在左肩上，紧紧的皱了皱眉。新野坐在一张摇椅上，身子向后一仰，两只脚直架到桌子上。在耳朵上取下半截烟卷屁股，放到嘴里，摇了一摇头道：“人家都说我浪漫成性，那都是误会了。我现在只有一个人，要什么事业，混一天是一天。设若我有个好夫人，产生一个好家庭，我一定好好地干起来。”秋山道：“你听听，你这两个怪物，都成了老婆迷了。惟其是你两个人太羡慕结婚了，所以我们夫妇，形式上不能不疏远一点。”水村笑道：“那糟了，你现在夫妻合居，倒让我对门住着，我岂不是更为眼馋？”这一说，大家都笑起来。水村指着秋山卧室里道：“你既是夫妇对房门而居，也不算远，为什么床头边还挂上一张夫人的半身相片？”秋山掩了半边嘴，对着他的耳朵，低低的道：“这个原因，你还不不懂吗？这就是拍夫人的马屁呀！”水村听了，也就笑将起来。恰好秋华进来收拾桌子，拿了一把筷子放在桌上，那样子是要开饭了。见大家笑嘻嘻的，便问是什么意思，水村道：“刚才秋山说，他床头边挂了嫂子的相片，是要在嫂子面前讨好，乃是一种作用。”秋山笑道：“了不得！你一进门就来说我的坏话。”秋华笑道：“用不着人家说，我早知道，男子们对女子，是会弄手腕的，那一件事没有作用，只要光明正大一点，就弄一点手腕，我也不怪他了。”说着，莫新野和李太湖都张着嘴哈哈大笑起来。

秋华收拾着桌子，端上饭菜来。大家同席吃饭。在席上，大家又谈到水村，来

南京不多久，何以就会认识一个女朋友？水村笑道：“我也不过是一时高兴的话，哪里有这么一回事？你想，坐轮船火车的人，还有碰不着异性人物的吗？”秋华笑道：“你不告诉我们也可以，但是将来有找着嫂子帮忙的时候，嫂子就不能答应了。你要考量考量，不要得罪我这个有力量的人呀。”水村笑道：“实在我是笑话，够不上说朋友哩。若果然是朋友，我也很足以自豪，有个不愿告诉人的吗？”秋华点点头，抿嘴一笑，她也就不再追问了。

吃过了饭，秋山夫妇连忙去腾屋子。水村复到下关去，把行李搬了来。水村是两件行李，首先要打开检理的，自然是那提篮。当日累了，且自放下。

次日一早起来，水村一样一样的，将零碎用物，向外捡着，捡到了篮底，却不免一惊，原来有一条雪青花绸小手绢，落在篮子角上。这种东西，当然是女子的用物，自己向来不曾亲近女子，有之，便是昨天在轮渡上所遇到的人，难道她和我真有什么意思，留下这条手绢作纪念吗？果然如此，她为什么连姓名住址都不告诉我？而我纵然有意，你不知道我，我不知道你，是如何的接近呢？心里想着，手上拿了这条手绢，就不觉盘弄了许久。

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笑道：“事到如今，你还想赖不成？”原来梁秋山站在身后，偷看多时了。水村笑道：“这真是一桩奇闻，我篮子里，忽然会发现这一条手绢，我这不是重大的嫌疑犯吗？”秋山笑道：“奇怪得很啦！手绢这东西，会有了变化，能够自来自去。”水村将一只手托了手绢，伸着给他看道：“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据我想，或者是昨天那个女子，落在我提篮里的了。你会作侦探小说的，就劳动你这位纸上的侦探，给我侦探侦探看。设若你愿意作小说材料的话，题目我也给你预备了，就是《飞来帕》，你看好不好！”秋山接到手，两手捧着，先在鼻子上闻了一闻。然后将手绢两边，都翻着看了一看。于是斜躺在床上，将两手平扯着手绢，眼睛对了上面望了出神，笑着点点头道：“我已经有了些线索，但是必得你把可以嫌疑之点，以及那女子和你接近的经过，详细详细告诉我，然后我互相印证一下，就容易水落石出了。”水村笑道：“你这完全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我详细详细的告诉你，你还有什么猜不出来的？这不但要你猜，我也可以猜呀。”秋山于是坐了起来，用两个指头，捏着一个手巾角，高提着与眼睛相平，表示着注意的样子，笑道：“让我先把我所猜得的影子告诉你，看看和你碰着的女子对不对？”

于是坐在椅子上，将身靠了椅背，将手绢放在膝盖上，两手臂互抱起来。水村笑道：“不用做作了，表情够了，这也就只差福尔摩斯用的那个烟斗了。”秋山笑道：“让我告诉你，这女子是上海人寄居南京的，装束极时髦，衣服很华丽，大概是个浪漫女子，脸上擦有胭脂，有烟卷瘾。她大概认识几个字，也许还认得几个英文字，但是程度很浅。她是圆式的瓜子脸，眼睛黑白分明，穿平底鞋……”水村笑道：“胡闹！你简直有点瞎蒙。凭这一条手绢，你怎么能够把她的相貌，性情，程度，都猜了出来。最荒谬的，你竟会想到她是穿平底鞋。”秋山将手绢向他怀里一掷，将脚摇曳着道：“你凭着良心说，我猜对了多少？无论对不对，我都是由情理上一层一

层推出去的，决不是瞎说。”水村道：“你不必管对不对，我要反问你一下，你所猜的理由安在？”秋山笑道：“我当然有理由，因为这种雪青色的手绢，上海妇女最近时兴的，南京城里还不多见人用，上海的习俗，当然是上海人先传染。她纵然不是上海人，也是个极端模仿上海妇女的。能用这种手绢的人，决不会穿着古板的旧式衣服，这已是可断言的。其次，这一条手绢，要两块钱。试问有衣服不华丽，用这种昂贵手绢的吗？我说她脸上擦胭脂，是手绢上有了红印。说她抽香烟，是手绢上有烟味。女子如此的奢华，又抽烟卷，当然不是拘谨一流的女子。手绢上的香味，也是一种精贵的香水所留下的，于此也可证明她是会用钱的。至于我说她认得字，那是根据这手绢上有几点蓝墨水点。她或是身上带有自来水笔，或者家里有钢笔。不过她虽用钢笔，然而她并不认识几个英文字，因为这手绢角上，绣了两个英文字母，这自然是名字的缩写。然而你看这个M字，是大写的，这个F，却是小写的，连姓名用大写字母缩写，都不知道，英文程度，岂不是有限？”水村道：“这都罢了，你怎么知道她的脸是瓜子脸，难道这也是由手绢看出来的吗？”秋山道：“这却不是，我知道你对于美女，是取瓜子式的之这个女子，你一见倾心，自然亦复如是。至于她穿平底鞋，我就猜着，她不和你提篮子，手绢不会落下。若要提篮子，下关轮渡的挤拥，如何走得了？我的理由，完全说了，对不对？”水村道：“这真怪，你知道的，倒会比我多，你认识这个女子吗？若是认识的话，何妨和我们介绍。”秋山哈哈笑道：“这由你嘴里证明出来，你的确一到南京就认识一个女子了。我知道她是谁？还是你给我介绍罢。”水村笑道：“你说得这样逼真，也许你真认识，你告诉我这是谁。”秋山一拍手站起来道：“这就奇了。你在路上遇到一个女子，无名无姓，我又不曾在一路看到，我能知道是谁呢？”水村望着天想了一会子，忽然笑起来道：“若是我把经过告诉你，你能作更进一步的侦察吗？”秋山道：“这不能在事先预定，且看你的报告如何？”水村道：“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全告诉你也不要紧。”于是将昨日由浦口渡江登轮，以至于在下关歇客栈的事，都说了个详细。因笑道：“我全告诉你了，现在你该侦察出一个结果来了。”秋山笑道：“你说的话，不但不能再给我一些线索，反让我以前所猜得的，都有些摇动。不过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找着她的。这种女子，南京城里时髦些的娱乐场，一定不会短少她的踪迹。你若是诚心访她，可以多到这些娱乐场去玩玩，尤其是星期日和星期六，她必定得出来的，那个时候，你可以去找她。见着她之后，你不必再客气，老老实实的，就问她的姓名住址。她若是有意于你，一定毫不隐瞒，完全告诉你的。”水村笑道：“算了算了，说了半天，你出的不过是这样一个屎主意。这种主意我也想得出来，用不着你这个纸面上的福尔摩斯来作顾问了。”秋山笑道：“今天正是个假期，你今天就去碰碰看。”说着又笑了起来。

水村让他玩笑开够了，就不再说些什么。其实他心里，也是如此想着，当昨天晚上她上汽车的时候，仿佛听到她问的是到夫子庙的吗？莫非她家就住在夫子庙？本想问一问秋山，这夫子庙在什么地方，现在怕为了这个，让人家疑心，只好不问了。



秋山说是到娱乐场去找她，这虽是一个靠不住的笨主意，然而除了这个，也想不出什么再好的法子，除非是到夫子庙那地方去撞撞看，也许可以把她撞着。当时把这个计划搁在心里，表面上不再提到这件事。

到了次日，只说是出来访朋友，一个人从荒落的菜地里，找上大街来。向街上的警察打听明白了夫子庙，也就毫不考量，向着目的地而来。心里想着，这个地方，一定是个很整齐的住宅区，外带着一座苍松翠柏，黄瓦红墙的孔庙，附近或者有几个很好的学校。她既是个学生样子的人，住在整齐肃静的夫子庙附近，那是理之当然了。他照着巡警指示的道路，先走了一截中山大道，然后又经过了几条很热闹的街，并不像是到住宅区的，心里倒有些疑惑。第二次再向警察打听，警察将指挥棍一指，说是一直走去，路不多，就是夫子庙了。于水村又顺着他指着的路走去，心里便有点疑惑，只是推敲着夫子庙的形状。脚下走过了马路，便是一截大鹅卵石砌的大宽巷。这里正是一截挑水夫必经之路，满地让水泼得湿淋淋的，皮鞋踩在上面一走一滑。穿过两条巷，忽过一条横街，这条街上，虽不十分热闹，却两面一律新盖的楼面铺房，多是茶馆酒店。一个卖香烟的店里，一座大梯子，直通到楼上，迎梯子头上，悬了一块横匾，大书“金粉阁”三字。是了，听说南京有清唱老戏的茶楼，容纳着一些歌女为号召，大概就是这里。歌女自然有真为卖清唱而来的，但是也有许多为了禁娼，迫不得已改业的。那么，这种地方，不见得有人愿在这里住家，莫不是走错了？再问警察，他说这就是夫子庙了。问庙在那里，前面那空场就是。

水村越访问越奇怪，索性把这庙访问到，看是怎样一个地方。顺着街向前，又经过了四五处清唱的地方。便走到了空场。这空场上，左一个布棚，右一把大伞，在这伞下，全是些摊子。有卖瓜子花生糖的，许多玻璃格子，装了吃的。有补牙带卖药草的，有小籐筐子装了许多牙齿，有大牙，有板牙，有门牙。有卖雨花台小玩石的，用清花缸储满清水，里面浸着。花生糖，板牙，小石头子，一连三个摊子，倒也映带生姿。此外卖蒸糕的，卖化妆品的，卖膏药的，各种不同类的摊子，分着几排，在三座庙门外排着。庙门也找不出什么金碧辉煌的颜色，只是那灰黑的木门框，还存些伟大的遗规。所预想的那些古色古香，完全不见。走进庙去，里面依然是摊子，不过加了些露天玩艺。自己不由得好笑起来，这个地方，岂是美人所居之处，幸而不曾露一点口风，一人溜了来的，若是让他们知道，更要大开其玩笑了。昨天已是很晚了，不知道那女子坐车到夫子庙作什么？或者是我听错了？

顺步走了出庙，抬头儿见一家茶楼，高耸在对面的右角。心想，自南京北上的人，都卷着舌尖学南京人说话。“吃茶去！”想必这南京人上茶馆，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倒不能不一试。眼面前有茶楼，不可放过，且上去看看。于是引脚走进了茶馆，只见一二十张桌子，横七竖八，全坐满了人，因楼梯在身边，就走上楼去。这楼上也和楼下一样，不但人坐满了，桌子上也是摆满了，除了泡茶的盖碗之外，大的面碗，小的醋酱碟子，还有那占下半个桌面的笼屉，加上包瓜子花生的纸片，火柴，香烟，以至于水烟袋，这桌上那有一点空隙？这样子望了也不舒服，不信南京人对了这些





东西，能每天玩赏几小时，再看楼板上，更不要谈了，让茶水泼湿成一片，瓜子壳，香烟头，鼻涕，黏痰，碎纸，星罗棋布，实在脏得不能下脚。可是自己只管这样看着难过，在茶楼上品茗的人，却一点也不知道，笑的笑，说的说，那声音，真有些象狂风暴雨。水村正自徘徊着，一个堂倌，两手捧了两层笼屉，挤着向桌子缝里钻。看见他站在路头上徘徊，以为他是找不出茶座，就用嘴向窗户边一努道：“那里不有一张空桌子吗？坐下罢。”水村虽觉得他的话，未免有点命令式，然而坐着喝一碗茶也好，就靠了窗户，在那张桌子边坐下来了。